

§ 塔蘭多之春(2)

春末的海風從塔蘭多港吹來，帶著鹹味與些許濕熱。

柏拉圖昨日得知芙蘿拉的雙胞胎妹妹艾莉西亞與流亡的父親赫莫克拉底將來到了塔蘭多。

芙蘿拉情歸阿爾庫塔斯的事，他表面上已經接受，但心底的那一絲遺憾，像一顆未磨平的石子，仍在心湖底部輕輕刮擦。然而，艾莉西亞的名字，卻像一道意外的光，劃破了這份沉寂。

此刻見到艾莉西亞竟一時傻住。

那是一個與芙蘿拉幾乎如出一轍的面容——只是少了幾分成熟的沉靜，多了幾分海島少女的俏麗。

她的長髮用銀釵挽起，藍色的眼眸像遠海的波光。她看向柏拉圖時，先是一怔，隨即微微一笑，彷彿早知他是何人。

「柏拉圖，」阿爾庫塔斯笑著喚他，「艾莉西亞到了。」

「柏拉圖大人，」她聲音清脆，「我常聽姊姊提起您。」

柏拉圖一時間不知該如何應答，只覺得心口泛起一股久違的暖意——

那既不是與芙蘿拉的舊情，也不是單純的仰慕，而像是一種可能性重新被打開的感覺。

「若是芙蘿拉談起我，恐怕多半是在笑話我吧。」柏拉圖終於開口，語氣帶著自嘲。

艾莉西亞歪著頭，「她說您博學、理性，卻又在某些時候有點……固執得可愛。」

安提豐在一旁低笑，「這形容很準確。」

阿爾庫塔斯見柏拉圖臉色略紅，便主動岔開話題：

「赫莫克拉底將軍明日會與我議事。他想向塔蘭多尋求軍事支援，以重返敘拉古的政治舞台。」

「是對抗卡特涅與民主派嗎？」安提豐的語氣立刻轉向謹慎。

「不止如此，」阿爾庫塔斯望向柏拉圖，「赫莫克拉底對雅典與斯巴達的局勢都有考慮，他知道你舅父克里提亞與斯巴達，以及敘拉古的狄翁(Dion)家族都有聯繫。或許，你該親自參與。」

柏拉圖微微皺眉。他一直將自己視為追求理念的學者，政治對他而言是一個充滿污濁與算計的領域。但在阿爾庫塔斯的話音中，他聽出了另一層意思——若要實現理想，政治未必能逃避。

艾莉西亞忽然開口：

「我父親對您很感興趣。他說，能將理念與行動結合的人才，才是真正的領袖。」

柏拉圖望向她，那雙藍眸中沒有虛情假意，而是帶著真切的期待。就在這一瞬，他心中某道舊有的界限，似乎被輕輕跨越了一步。

阿爾庫塔斯邀眾人移步至書房，桌上已攤開了塔蘭多與敘拉古的地圖，沿岸的港口、山脈、補給線都用細筆標示清楚。安提豐指出西西里的風向與航程，「若從塔蘭多派遣援軍，必須繞過墨西拿海峽，否則會與卡塔涅的巡航隊直接衝突。」

「而斯巴達的支援不會無條件，」柏拉圖接著說，「我舅父克里提亞雖得斯巴達青睞，但他有自己的盤算。」

艾莉西亞看著地圖，突然指向敘拉古西南方的一處小港，「這裡……是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港口雖小，但避風，能藏下至少三艘三列槳戰船。」

「如果用作秘密補給點……」艾莉西亞眼睛一亮，「這或許能避開卡塔涅的巡邏線。」

柏拉圖看著她，不只是因為她的戰術直覺，更因為她的語氣——

那是一種不畏事的堅定，和芙蘿拉的沉穩截然不同。

「艾莉西亞，」他忍不住說，「或許你比你姐姐更適合與我談這些事。」

艾莉西亞微笑，卻不避開他的視線，「那麼，柏拉圖大人，您願意為這場行動出力嗎？」

房間陷入片刻的靜默。

柏拉圖想起在雅典看見的政治混亂與哲學的無力。

但此刻，他忽然覺得，如果有人能讓理念落地，也許那人不只是自己，還有眼前這位少女——以及她背後的聯盟。

「我會考慮，」他緩緩答道，「不只是為了政治，也是為了認識更多值得信賴的人。」

阿爾庫塔斯在旁莞爾，安提豐則意味深長地看了柏拉圖一眼——他們都明白，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會晤，而是某種新關係的起點。

院外，月桂葉在風中微響，像是為這段新生的交錯命運，輕輕作下註腳。

傍晚的塔蘭多，海面泛著金色的光。阿爾庫塔斯的府邸後園中，柏拉圖與艾莉西亞並肩而行，腳下是鋪著白色大理石的長廊，兩側是低矮的紫羅蘭與迷迭香叢。

「你似乎很擅長觀察局勢。」柏拉圖打破沉默。

艾莉西亞輕笑，「我只是習慣留意環境。從小隨父親在港口與船隊之間走動，不懂這些會吃虧。」

「可這些事，在我看來，似乎離哲學很遠。」柏拉圖低聲說，「真正的政治應該是追求城邦的正義與秩序，而不是只在權謀與利益之間盤算。」

艾莉西亞停下腳步，轉過身看著他，「但如果沒有實際的盤算，你的正義要如何實現？我父親就是因為沒有顧全所有派系的利益，才被迫離開敘拉古的。」

柏拉圖微微皺眉，「我不願為權宜之計犧牲原則。」

「可原則若不能落地，就像空中樓閣。」她的語氣不帶指責，卻有一種溫和的堅定。

他看著她的眼睛，那雙眼睛與芙蘿拉的一樣藍，但神情不同——芙蘿拉是平靜的深海，而艾莉西亞是帶著波光的港灣，隨時可能迎來或送走一艘船。

「你和你姐姐很不同。」柏拉圖輕聲道。

「是啊，她喜歡穩定，而我喜歡看著人與事在變化中成長。」艾莉西亞轉過身，繼續沿長廊走去，「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她嫁給阿爾庫塔斯，而我會對你感興趣。」

柏拉圖愣了一下，心口像被什麼擊中一樣——不是因為她的話太直接，而是因為他感覺到這句話並不只是客套。

他想說什麼，但還沒開口，就聽到庭院外傳來馬蹄與鎧甲的聲響。

赫莫克拉底到了。

客廳中燭光搖曳，赫莫克拉底身形高大，鬍鬚雜著海風的鹹味，眼神堅定。他向阿爾庫塔斯與安提豐致意，然後將目光轉向柏拉圖。

「你就是柏拉圖？」他的聲音沉而有力，「我聽說你家族與克里提亞有聯繫。」

「是的。」柏拉圖坐直了身子，「不過我與舅父在理念上常有分歧。」

「理念？」赫莫克拉底笑了一聲，「年輕人，理念很好，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船與士兵。卡塔涅的巡邏隊封鎖了我們的商路，民主派的議會在奧林匹亞後越發強硬。若沒有外援，我回不了敘拉古。」

柏拉圖下意識地想辯駁，但艾莉西亞的手輕輕碰了碰他的袖子——像是在提醒他，先聽完。

赫莫克拉底在地圖上劃了幾道線，說明了補給與突擊的可能路徑，還特別指出了艾莉西亞先前提到的避風小港。阿爾庫塔斯則補充了船隻速度與槳手輪班的計算。安提豐偶爾插話，提出可能的外交障礙。

柏拉圖靜靜聽著，心中卻感到一種矛盾——他渴望參與這樣的大事，將理念付諸實踐，但他同時意識到自己對船務、補給、外交的細節一無所知。

赫莫克拉底講完後，目光落在柏拉圖身上：「你怎麼看？」

柏拉圖深吸一口氣，「我相信政治的目的，是讓城邦的靈魂趨向正義與智慧。但若我們僅僅以勝利為目的，卻不考慮正義的基礎，那麼這場戰爭的勝利，也不過是另一種暴政的開始。」

房間一時安靜。赫莫克拉底的眉頭微皺，安提豐抿著嘴沒說話。阿爾庫塔斯倒是微笑著，像是在欣賞柏拉圖的直率。

艾莉西亞看著柏拉圖，眼中有一絲複雜——既是讚賞他的理想，又隱含著對他天真性的擔憂。

「年輕人，」赫莫克拉底緩緩開口，「你說的話很好聽，但要讓它在現實中存活下來，你需要的不只是口才。」

柏拉圖低下頭，沒有反駁。

那天夜裡，月光灑在花園的白色石柱上。柏拉圖站在長廊盡頭，望著遠方的海面，心情複雜。

艾莉西亞悄悄走到他身旁，手中捧著一杯蜂蜜酒，「你今天的話，讓我父親對你另眼相看了。」

「可他同時也覺得我太天真吧。」柏拉圖苦笑。

「天真不是壞事。」她將酒杯遞給他，「只是……你需要有人幫你把夢想落在地面上，哪怕只是一步。」

柏拉圖接過酒，手指碰到她的手，感到一股細微的暖意。他看著她，忽然覺得，也許她說的沒錯——一個人無法同時在天空與土地之間行走，但兩個人，也許可以。

「如果我願意嘗試學習現實的運作……」他低聲說，「你會教我嗎？」

艾莉西亞笑了，眼神明亮得像海面反射的月光，「當然。但你得答應我，不要放棄你的夢想。」

柏拉圖沉默片刻，然後點頭。

遠處海浪拍擊防波堤的聲音隱約傳來，像是為他們的約定作了見證。

後記

1. 狄翁是敘拉古的貴族，屬於狄奧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的親信與姻親（娶了暴君的女兒）。

他學過柏拉圖的哲學，後來成為柏拉圖在西西里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在狄奧尼修斯一世去世後，他一度輔佐年輕的狄奧尼修斯二世，但因政爭被放逐，後來又率軍回敘拉古推翻暴政，最終被暗殺。

2. 卡塔涅（Catana，也作 Catania）是西西里島東岸的一座古希臘城邦。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與西西里戰爭期間，卡塔涅有時與雅典結盟，有時與敘拉古對立。因地理位置靠近敘拉古，常成為敘拉古與外來勢力（如雅典、迦太基）爭奪的戰略據點。